

日本文壇大獎〈直木賞〉獲獎作品

香港

然而，
我們所到的自由，是滅亡的自由，
餓死的自由、自殺的自由，
都是沒有資格做為人類的自由。

我們是愛自由而拋離故鄉的。
我們是追求自由而來到這裡的。

邱永漢 著 ◆ 朱佩蘭 譯



邱永漢著・朱佩蘭譯

香日港

日本文壇大獎〈直木賞〉獲獎作品

香港 / 邱永漢作；朱佩蘭譯。-- 初版。-- 臺

北市：允晨文化，民 85

面； 公分。--(允晨文選； 25)

ISBN 957-9449-18-X (平裝)

857.63

84014039

允晨文選25 香港

作 者：邱永漢

譯 者：朱佩蘭

發行人：丁元春

主 編：李怡慧

執行編輯：聶文慧

美術編輯：張慧娟

出 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

服務電話：(02)507-2606(代表號)

傳真電話：(02)507-4260
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法律顧問：蔡欽源、邱賢德律師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

電腦排版：極翔企業有限公司

製 版：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裝 訂：協億裝訂有限公司

初版日期：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二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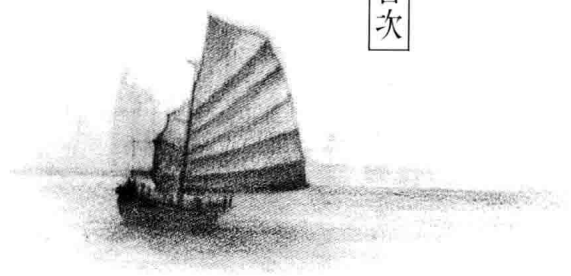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ISBN：957-9449-18-X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香港◎目次



香港

9

檢察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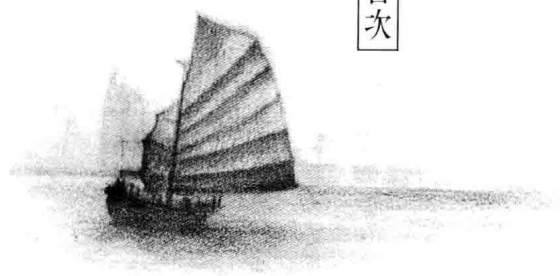
173

邱永漢著・朱佩蘭譯

香日港

日本文壇大獎〈直木賞〉獲獎作品

香港◎目次



香港

9

檢察官

173

談「香港」與直木賞

朱佩蘭

直木賞和芥川賞是日本文壇極具權威性的文學獎，一九三五年當時的文藝春秋社長，也是作家菊池寬為記念大眾文藝作家直木三十五而設立直木賞，同時也為記念純文藝作家芥川龍之介而設立芥川賞。此二獎都是每年分為二次，由半年內，所有雜誌刊登或單行本作品中，選出大眾文藝和純文藝作品，在同一天發表得獎作品。有時選出的作品得票數相同時，則並列獲獎。如邱永漢先生的作品《香港》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獲得第三十四屆直木賞時，新田次郎的《張力傳》也同時獲獎。不過，如果評審委員認為沒有適當作品，得票數未超過半數（評審委員有七位）以上時，則宣佈從缺。

直木賞和芥川賞迄今（一九九五年）上半年已經舉辦一一八屆，自創辦至今，除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軍投降那年起停辦四年外，一年二次的嚴選和頒獎未曾斷過。

直木三十五本名植村宗一，一八九一年出生於大阪。起初經營出版社，兼任雜誌編輯。到三十一歲時以直木三十一為筆名開始寫小說，隨著年齡的增加，筆名也與年俱增，直木在三十五歲停止不再增加筆名，因此筆名也停留在直木三十五。他在一九二四年創辦雜誌《苦樂》，並且開始連載一系列的恩仇故事。後來寫《由比根元大殺記》、《南國太平記》等時代小說而獲得盛名。因為他擺脫了以往的章回小說筆法，使大眾文學的素質大為提高。當時領導文壇的大作家菊池寬為記念他的功勞，因而創設了直木賞。

六十年來凡是獲得直木賞和芥川賞文學獎的作家，無不如登龍門，一躍而成為備受歡迎的新進作家。不過，得芥川賞的作家往往因堅持高格調的純文學路線，曲高和寡，以致容易從文壇消失。故大多數芥川賞得獎作家之後都會改變路線，寫大眾文學作品，以免被遺忘。直木賞作家則不同，得獎後錦上添花，作品更受歡迎。

「二·二八事件」後《香港》作者邱永漢先生與當時台灣許多知識青年一樣離開台灣赴香港，一九五四年轉往日本，同年在《大眾文藝》雜誌發表第一篇作品《濁水溪》（中譯本由允晨文化出版）即被提名為直木賞候補作品。雖然最後未得獎，但

已如彗星出現，震驚日本文壇，評審委員都期待邱先生下一部作品能得獎。果然不負眾望，《香港》在一九五五年八月至十一月號的《大眾文藝》雜誌刊登後，即獲得到下半年的直木賞。這是第一位外國作家在日本獲此殊榮。直至一九六八年下半年，第六十屆直木賞才出現第二位外國作家，就是陳舜臣先生，作品是《青玉獅子香爐》（中譯本由純文學出版）。

由於邱先生很早就轉為經濟評論家，因此台灣的讀者不太了解他是寫小說出身，且其小說中的人、事、物都以台灣為背景，如《濁水溪》、《客死》、《檢察官》、《偷渡者手記》，以及一系列的《台灣物語》等十多篇早期作品，無一不反映當時台灣的社會民情。

現在邱先生不僅是在日本、台灣、香港、中國大陸廣泛發展事業的企業家，也是從獨特觀點看世界經濟的經濟評論家，早就被譽為「賺錢神仙」，而成為頻被邀請演講的企管顧問，迄今已有二百多部作品。

《香港》是描寫五個為爭取自由而從台灣逃亡香港的青年之遭遇。五個人有五種命運，賴春木忠厚耿直、李明徵聰明狡猾、周大鵬憨厚膽小、楊金龍則是沒有腦筋

的粗漢，另外還有一個是走私者洪添財。不過，他們有個共同點，就是都是有家歸不得的人。儘管各人的理由不同，但同樣都是為避免過牢獄生活而逃亡。然而都是在被稱為鑽石山的貧民區為填飽肚子而掙扎，陷入另一種牢獄——青空下的牢獄而動彈不得。全文由賴春木串連，對人性的剖析和微妙的心理狀態描寫細緻而寫實，彷彿作者有身歷其境的感覺，不愧為獲得日本直木賞的作品。

香港

我們是愛自由

而拋離故鄉的。

我們是追求自由

而來到這裡的。

然而，我們所得到的自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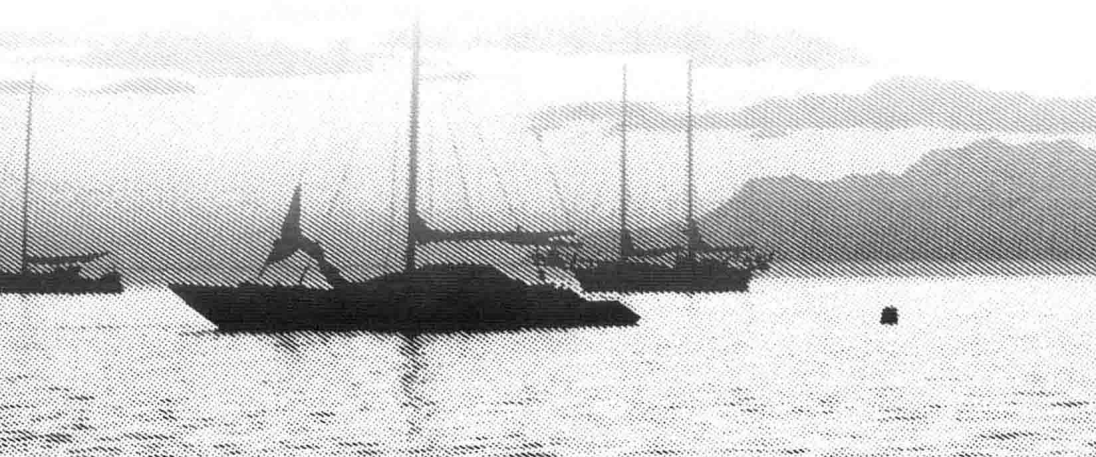
是滅亡的自由、

餓死的自由、

自殺的自由，都是屬於

沒有資格

做爲人類的自由。



他

1

是一個被追蹤的人。以現在的情形而言，逃亡是他唯一的目的。為什麼被追蹤？為什麼非逃亡不可？根本沒有時間解釋這些事。這是有原因的。歸根究底的說，這得歸因於人類世界的政治鬥爭。一個既沒有殺人，也沒有搶奪別人財物的人，卻得活在時時怕被人追蹤的恐懼之中，這就是戰後發生在台灣的实际情形。爲了生存，與其思考，不如快逃。不過，該逃到哪裡，他幾乎是沒有方向感。在台灣島內時有火車他就坐火車，有卡車就坐卡車。好不容易才偷偷潛入離開台灣的機帆船，勉強保住性命逃抵廈門。離開廈門時他已經是機上乘客了。這是一九四九年初夏，南京決戰之前就已準備逃跑的國民黨開始移往台灣時的事。

這架飛機的目的地應該是香港。但當飛機剛起飛，在空中漸漸升高時，他就立刻感到非常愉快。甚至肩頭的空氣的壓力，似乎也隨著飛機在空中愈上昇愈輕鬆。他想：更上昇、更上昇，然後把一切都忘掉吧。

……雖然已經過了好幾個鐘頭，賴春木卻尚未從夢中完全醒來。螺旋槳的聲音依然在耳邊轟轟響著。雖然坐著，卻覺得迷迷糊糊、意識不清。

這時，默默坐在他前面的男人突然張大嘴，哈哈地笑起來。

「剛才你好像很害怕的樣子。」

被他這麼一說，春木剎時恢復了自我。過去的經歷也同時在記憶中甦醒。驚懼仍活生生地在血液中奔騰。

現在他所坐的地方，是靠近九龍半島機場的偏僻貧民區內一間由上海人所開的旗亭。雖然說是旗亭，也不過是比攤販稍微好一點排著三張油污的桌子的違建小屋而已。店內除了他和坐在他前面的二個男人以外，沒有其他客人。店前面有蒸饅頭用的大蒸籠，從那裏發出咻咻的蒸氣聲。無疑的是這聲音讓他聯想起引擎的聲音。

旗亭中，有一盞油燈從天花板垂掛下來，取代電燈。這盞鍍鉻的新式油燈因為使用石油氣化的燈，像太陽般猛烈燃燒，把狹小的室內照得如白天一樣明亮。

在燈光下，他面前手支下巴而坐的男人皮包骨的面孔透著黃色。原本就其貌不揚，加上身上穿的短袖襪衫也破舊，是個看起來彷彿風一吹就會被吹走似的平庸男

人。

我就是把這個人當成最後依靠，才千里迢迢的從台灣飛到香港這裏來。這個男人就是李明徵。光是這樣告訴自己，春木心中就湧起一股火熄滅般的淒涼感。

被官憲追蹤，逃遍台灣各地的春木，在頻頻改變居所之後，最後在個把月前輾轉來到一位朋友家裏。由於伙伴們一個個被捕下獄，這位朋友就勸他去香港。因為香港住著他的一位朋友，叫做李明徵。聽說這個人的生意做得很大，擁有大宅邸和自用汽車，應該可以幫助他。朋友說著，不但替他寫了介紹信，而且親自到基隆港為他交涉赴香港的機帆船。然而，花了昂貴的黑市船費搭乘的船，卻沒有去香港而直航廈門。因為廈門不是他的目的地，所以抵達港口時春木並未上岸。這時一批攜帶家具什物的難民突然上船來。據說，這艘船要載著逃避內戰而赴台灣的難民重返台灣。既然如此，再怎麼和船家理論，勝負都是一目了然。最後，他只有提著一個手提包在廈門登岸，別無他法。

經過二個月的逃亡生活，他早已身心俱疲。巴不得早點抵達目的地，安安心心睡一覺。錢包裡著的錢雖然不多，但春木一心一意認為只要抵達香港就有辦法，因

而買了從廈門到香港的機票。

然而，真正抵達香港才大吃一驚，根據記事簿上所寫的地址，由滿洲人苦力帶路而到達的地方，非但不是大住宅街，且是位於緊鄰機場背面的小山丘上的貧民區。從寬廣的柏油路跨過一座石板橋，就突然變成狹窄、凹凸不平的斜坡路。夾著這條坡道，兩邊的木造小屋如同參差不齊的牙齒，有凸有凹。當他踏進此地區時，已是夕陽西沉之後，在遼闊的機場對岸，雖然有香港美麗的夜景夢幻般地浮現著，但這一地區似乎連電燈都沒有，只有零星點著幾盞昏暗的油燈而已。

「喂喂，走錯路了吧？」

他以不安的心情，叫喚走在前面帶路的苦力。

「沒錯，要走到最盡頭的地方。」

苦力的聲音帶著絕對的信心。

鑽石山？難道英語叫做「Diamond Hill」這麼燦爛華麗名稱的地區就是這種地方？應該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富豪居住的住宅區，怎會是這樣的地方？不，不，這苦力一定是不熟悉當地的人。他一面這樣想著，一面跟在苦力後面走。